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THE SECOND STAIN

[插图本]

又一块血迹

COMPLETE SHERLOCK HOLMES

[英]阿瑟·柯南道尔 著



◆ 哈尔滨出版社 ◆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THE SECOND STAIN

[插图本]

又一块血迹

[英]阿瑟·柯南道尔 著



◆ 哈尔滨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又一块血迹/[英]阿瑟·柯南道尔著;安娜等译. —2版.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5. 1

ISBN 7-80639-445-1

I. 福… II. ①柯…②安… III. 侦探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3647 号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又一块血迹

[英]阿瑟·柯南道尔 著

- 出 版 者 哈尔滨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
邮 编 150001
责任编辑 周群芳
装帧设计 幻想工作室
印 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0
字 数 15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39-445-1/I·141
-

定 价 88.00 元(全十册)

(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译者的话

近年来，魔幻小说一直在世界各地引领着时尚阅读，无论是英国女作家琼安·罗琳笔下的哈利波特，还是法国魔幻大师塞奇·布鲁梭罗笔下的魔眼少女佩吉·苏，都深受读者的喜爱。他们如同一对魔幻世界里的金童玉女，拓开了世界亿万小读者的视野，使他们耳目一新。

然而，历史带有惊人的相似。在一百年前的英伦三岛上，侦探小说之父阿瑟·柯南道尔同样成功地塑造了大侦探福尔摩斯的形象，从而开创了侦探推理小说的先河。书中那个身材瘦高、两眼具有穿透力、叼着烟斗的中年男人，经常手持雨伞匆匆地来往于雾蒙蒙的伦敦城。人们已将他神秘的形象幻想成惩恶扬善、实现心中理想及公正的化身。人们在小说的世界里，尽情地享受着大侦探豪侠义胆和超人智慧带来的快感；他那严谨周密的逻辑推理和广博的学识让所有的读者都深为叹服。同时，福尔摩斯这一人物形象已成为世界各国青少年乃至成年人心目中的大英雄，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刻下了深深的印痕。

我们在魔幻作品席卷世界的今天，将上个世纪风靡全球的作品再次推荐给我国读者，无论其作品中独具个性的人物形象，还是故事描写中悬念迭起的情节，在这个时代仍有着巨大的魔力。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其阅读风头绝不逊于劲吹的“魔幻之风”，这正是本作品的不可朽魅力。





目录 *CONTENTS*

福尔摩斯归来记

公爵之子的失踪.....	1
波得·加里船长.....	31
弥尔沃顿.....	51
六尊拿破仑半身像.....	67
三个大学生.....	86
金边夹鼻眼镜.....	103
失踪的球员.....	123
格兰其庄园.....	143
又一块血迹.....	164

福尔摩斯归来记

公爵之子的失踪

COMPLETE SHERLOCK HOLMES



在贝克街这座小小的舞台上，每个人物的出场和谢幕都是极不寻常的，但现在想起来，只有曾经荣获硕士、博士学位的桑尔尼克夫特·贺克斯塔布尔的首次亮相最为突然，最令人吃惊。那张几乎印不下他的全部学术头衔的小名片刚刚送来几秒钟，他自己就紧跟着进来了。他身材高大，相貌堂堂，气度不凡，神情特别庄严，集冷静与稳重于一身。但是当他进来后随手关上门后，就马上靠着桌子摇晃起来，然后浑身软绵绵地瘫倒在地板上，那魁伟的身躯匍匐在壁炉前的熊皮地毯上，没有了知觉。

我们急忙赶上前去。显然他这只庞大船只在自己生命的海洋上遭遇了急剧而致命的风暴。福尔摩斯拿了一个座垫放在他手下面，我则把白兰地送到他唇边。在他阴沉而又苍白的脸上，布满了忧愁的皱纹，双眼紧闭，眼窝发黑，嘴角松弛而下垂，胡须没有修理，显得十分狼狈。他的衣领和衬衣带着长途旅行的灰尘，头发乱蓬蓬的。躺在我们面前的无疑是一个过度忧伤的人。

“华生，他怎么了？”福尔摩斯问道。

“极度衰竭，可能是由于饥饿和疲劳所致。”我一面说一面摸着 he 细微的脉搏，感到他生命力已经由奔腾的泉源变成了涓涓细流。

福尔摩斯从来人放表的口袋里取出一张火车票，说：“这是从



英格兰北部的麦克尔顿到伦敦的往返车票。现在还不到12点，他一定很早就动身了。”

一小会儿后，他紧闭的眼睑开始颤抖，他抬起头来用一双呆滞的灰色眼睛盯着我们，然后他爬起来，脸色因羞愧而发红。

“福尔摩斯先生，我太累了，请原谅我的衰弱，如果您给我一杯牛奶和一块饼干，那样我就会感觉好些。福尔摩斯先生，我亲自到这儿来是为了请您一定跟我走一趟。我怕电报不足以使您相信这个案件的紧迫。”

“您先恢复一下……”

“我已恢复好了，非常抱歉，我太虚弱了。福尔摩斯先生，我希望您能同我乘下一趟车到麦克尔顿去。”

我的朋友摇了摇头。

“我们现在很忙，这您可以问我的同事华生大夫。费尔斯文件案等着我处理，还有阿巴加文尼家的谋杀案即将开庭审判。除非您的案件极其重要，否则我不会离开伦敦半步。”

我们的客人摊开双手大声说：“当然重大！您难道一点也没听说霍尔得瑞斯的独生子被劫持的事？”

“什么？就是那位前任内阁大臣吗？”

“就是他，我们尽力不让媒体得知此事，可是昨晚在环球戏院已经有了谣传，我猜或许您已经得知此事。”

福尔摩斯急忙从许多本参考资料中，伸手取出“H”那卷。

“霍尔得瑞斯，第六世公爵、嘉德勋爵、枢密院顾问……头衔够多了！伯维利男爵、卡斯顿伯爵……天啊，多少头衔！自1900年起任哈莱姆郡的郡长。1888年同爱迪·查理·爱波多尔爵士的女儿结婚。他系萨尔特勋爵的继承人和独生子。拥有土地二十五万英亩，在兰开夏和威尔士有矿产。地址：卡尔顿住宅区，哈莱姆郡，霍尔得瑞斯府邸，威尔士，班戈尔，卡斯顿城堡。1872年海军大臣，曾任首席国务大臣……他当然是国王最伟大的臣民之一喽！”

“不仅是最伟大的，而且或许是最富有的。福尔摩斯先生，我知

道您十分热爱您的职业,并且为了您的事业可以鞠躬尽瘁,但不妨告诉您一点,公爵大人亲口和我说,如果有人告诉他儿子的下落,将会得到五千镑的奖赏,要是还能说出劫持他儿子的人的姓名将会再加一千镑的奖赏。”

福尔摩斯说:“啊,这真是很优厚的报酬!华生,我看我们就同贺克斯塔布尔博士到英格兰北部走一趟吧!贺克斯塔布尔博士,请您先喝点牛奶,然后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在什么时候和怎样发生的。最后的一个问题是,到底您这位修道院公学的博士与此案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事过三天——您的胡须长短程度告诉了我——您才到了这里,要求我们贡献微薄之力呢?”

我们的客人用过了牛奶和饼干,他的脸颊渐渐红润起来,一双眼睛重新发出光芒,这时他开始有力而清晰地叙述事情的经过。

“先生们,首先声明,修道院公学是所预备学校,本人既是创建人也是校长。《贺克斯塔布尔对贺拉斯之管见》这本书或许会让你们想起我的名字。一般说来修道院公学是不错的,在英格兰这所公学是最优秀、最好的预备学校。布莱克沃特地方的莱瓦斯托克伯爵以及卡其卡特·索姆兹爵士等人都把他们的儿子托付给我。三周前,霍尔得瑞斯公爵委托他的秘书王尔德先生来告诉我,他要把他的独子和继承人——十岁的萨尔特尔勋爵交给我管教,当时我认为我的学校已经到达了高峰时期,谁料到,天有不测风云,没想到这竟成为我一生中最悲惨命运的前奏。

“5月1日这个孩子来到了学校,那时正是夏季学期的开始。他是一个令人一见就喜欢的少年,而他自己也很快地适应了我们这里的生活。我相信我说话一直是谨慎的,可是出了这件不幸的事后,我便不宜再把一些情况留在心中了——公爵的家庭生活并不和睦,公爵的婚后生活并不美满,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后来夫妻双方同意分居,公爵夫人现在定居于法国南部。这事是在不久以前发生的。我们了解到他们母子间的感情特别深厚,自从他的母亲离开霍尔得瑞斯府后,孩子一直闷闷不乐,因此公爵才同意把他送到



我这儿来。他到校才两周,便和我们很熟悉了,而且似乎十分快乐。

“最后一次见到他是星期一——也就是5月13日夜晩。他的房间在二楼,要穿过另一间两个孩子合住的较大的房间才能走到那个里间。这两个孩子在当天晚上毫无察觉,所以可以肯定小萨尔特尔并没有从这里走出去。他的窗户是开着的,有一棵常青藤从窗上直连到地面。事后我们在地面上并未找到足迹,但除了这扇窗子再不能有别的出路。

“星期二早上7点发现他已经不见了,他的床是睡过的。临走以前,他完全穿好了衣服,就是他常穿的衣服——黑色伊顿上衣和深灰色的裤子。没有迹象说明有人进过屋子,如果有喊叫和厮打的声音别人一定听得到,因为住在外面一间的年纪较大的孩子康特睡觉向来是很轻的。

“发现萨尔特尔勋爵失踪后,我马上召集全校人员点名,其中包括所有的学生、教师 and 仆人。这时我们才确定了萨尔特尔不是独自出走的,因为德语教师黑底格也不见了。他的房间在二楼末端,和萨尔特尔勋爵的房间朝着一个方向。他的床铺表明他在上面睡过,但显然他在匆忙之间穿上衣服就走了——衬衣和袜子还放在地板上,毫无疑问他是顺着常青藤下去的,因为他的足迹清楚地印在下面的草地上。他平日放在草地旁小棚子里的自行车也不见了。

“黑底格和我在一起已经有两年了,他来时所带来的介绍信给他的评语非常好,但他平时忧郁寡言,教师和学生都不太喜欢他。逃亡者的踪迹全无,直至现在,已经是星期四的下午了,还是一无所知。当然事发后我们马上到霍尔得瑞斯府上寻查,府邸离学校不到八英里,我以为他或许由于想家就突然回家了,但我们在那儿一无所获。公爵万分焦虑,而我自己,您二位已经亲眼所见,我因为这件事的责任和由此所引起的忧虑已经心力交瘁。福尔摩斯先生,我恳求您用您的智慧解决它,在您的一生中不会常碰到能给你带来如此大好处的案子。”

歇洛克·福尔摩斯聚精会神地听着这位不幸的校长的叙述。他

的眉头紧锁,这表明他正在对案子进行聚精会神的思考,根本不需要我的劝说了。因为除了报酬优厚以外,这个案子也引起了 he 对于复杂的、不寻常的案件的兴趣。他拿出笔记本写了几句话。

他严厉地说:“您太大意了,没有及时来找我,直到时过境迁仍束手无策后才想起来请教我。难以想像一个行家 in 常青藤和草地那儿竟看不出线索。”

“福尔摩斯先生,责任不全在我,公爵大人不想让流言蜚语包围他,他担心这会使公众对他家庭的不幸刨根问底,他一向对于流言蜚语深恶痛绝的。”

“官方已经作了一些调查了吧?”

“是的,先生,但结果令人非常失望,明显的线索得到得极快,这是因为有人报告说,在邻近的火车站有人看见一个孩子和一个青年乘早班车,这两个人被跟踪到利物浦,结果查清他们和此案毫无瓜葛,这是昨晚我们得知的。我的心情是这样的沮丧和失望,一夜未眠,所以今天就乘早班火车径直来到了您这儿。”

“我想在追踪这个虚假线索的时候,当地的调查有所放松吧?”

“完全没有进行。”

“有三天时间徒而无劳。这个案件处理得太不妥善了。”

“我也承认这一点。”

“这个案子应该得到妥当处理,我很愿意接手这个案件,您知道那孩子和那位德语教师之间的关系吗?”

“一点也不了解。”

“这孩子是他班上的吗?”

“不是,而且我听说,这个孩子从来也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

“这种情况倒是少见。这孩子有自行车吗?”

“没有。”

“还有其他自行车丢失吗?”

“也没有。”

“确实吗?”



“确实。”

“那么，您的意思是，这个德国人并未在深夜挟持这个孩子骑车逃走是吗？”

“是的，没有。”

“您想应该怎么解释呢？”

“这可能是个骗局，或许车子被藏在某个地方，然后这两个人徒步走了。”

“极有可能，不过用自行车做幌子似乎有些荒谬。棚子里还有自行车吗？”

“还有几辆。”

“如果他想使人认为他们骑车走掉，难道他不会藏起两辆吗？”

“我想他会的。”

“他当然会，幌子的说法说不通。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情节入手调查。总之，一辆自行车是不容易隐藏或是毁掉的。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孩子失踪之前有人来看过他吗？”

“没有。”

“他收到过什么信没有？”

“有一封。”

“谁寄来的？”

“他的父亲。”

“平时您看他的信吗？”

“不。”

“那您凭什么认为是他的父亲寄来的呢？”

“信封上有他家的家徽，笔迹是公爵特有的刚劲笔迹。此外，公爵也记得他写过。”

“在这封信以前他什么时候还收到过信？”

“收到这封的前几天。”

“他收到过从法国来的信吗？”

“从来没有。”

“您当然明白我的问题重点所在，这孩子的失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被挟持，一种是自愿出走。如果是后者，一般在外界唆使下，小孩子才会做出这种事情；如果没有人来拜访，教唆一定来自信中。所以我急于弄清谁和他通过信。”

“在这个问题上恐怕我帮不上什么忙。据我所知，只有他父亲和他通信。”

“他父亲恰巧就在他失踪的那天给他写了信。他们父子俩很亲近吗？”

“无论是谁，公爵和他都不亲近，他的心思完全被国家大事和公众事业占据着，一般的情感，他基本上是无动于衷的，但对于这个孩子来说，公爵本人对他相当好。”

“孩子与他母亲的感情更好吧？”

“是的。”

“孩子这样说过吗？”

“没有。”

“那么，公爵呢？”

“唉！他也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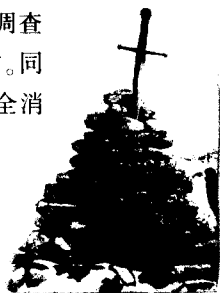
“您怎么知道的呢？”

“公爵大人的秘书詹姆士·王尔德先生和我私下谈过，是他给我描述了这孩子的感情。”

“我明白了。还要问一下，公爵最后送来的那封信——孩子走了以后在他的屋中找到没有？”

“没有，他把信带走了。福尔摩斯先生，我看我们去尤斯顿车站了。”

“我要叫一辆四轮马车，过一刻钟我们会再见到您。贺克斯塔布尔先生，如果您要往回打电报，最好让您周围的人误以为调查在利物浦继续进行，或是由这个假线索使你们想到的任何地方。同时我打算在您的学校附近秘密地做点工作，或许痕迹尚未完全消失，华生和我这两只老猎狗还可能找到一点痕迹。”



当晚我们就到了贺克斯塔布尔先生著名学校的所在地皮克镇,这里空气清凉,给人一种爽快的感觉。当我们到达时,天色已暗,一张名片放在大厅的桌子上。管家向主人耳语后,博士转过身来,脸上十分激动的样子。

他说:“公爵在这儿,公爵和王尔德先生在书房。先生们请进来,我要把你们向他作介绍。”



我们当然熟悉这位著名政治家的照片了,但他本人和照片大相径庭,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神态庄严的人,他衣着考究,脸型瘦长,鼻子长得有些出奇,又带点弯儿,苍白的脸色如死人一样,又长又稀的红润胡须使这张脸更为可怕。胡须飘到白色背心上,背心前表链的链坠闪闪发光。公爵就是这样庄严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他站在

地毯中央冷眼打量着我们。在他旁边站着一个年轻人,我猜他就是那位私人秘书王尔德,他身材不高,机警而又紧张,一双淡蓝色的眼睛显得很聪明,面孔流露出感情。他用尖刻而又肯定的语调立即开始讲话。

“贺克斯塔布尔博士,我今天上午来过,但是已经晚了,不能阻止您去伦敦了。我听说您的目的是请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来承办这个案子。贺克斯塔布尔博士,您在没和公爵大人商量的情况下,

竟贸然采取这一行动,是大人始料不及的。”

“是在我了解到警察已经无法……”

“公爵大人相信警察完全有能力办理。”

“可是王尔德先生,那……”

“贺克斯塔布尔博士,您不是不了解,大人尤其担心这事会传播到公众中去,他的本意是知道这事的人越少越好。”

受到威吓的博士说:“要挽回这件事并不难。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明天可以乘早车回到伦敦。”

福尔摩斯毫不介意地说:“我想不必,博士,不必。北部地区的空气使人神清气爽,所以我预备在你们草原住几天,好好地用一下我的头脑,至于我住学校还是村中旅店,由您决定好了。”

我看得出不幸的博士十分犹豫,但是红胡须公爵低沉响亮的声音帮了他的忙。

“贺克斯塔布尔博士,我同意王尔德先生的意见,您如果先和我商量一下就好了,既然福尔摩斯先生已经得知此事,我们就不能不麻烦他帮忙。福尔摩斯先生,您一定不要住到旅店里,我将十分荣幸您来到霍尔得瑞斯和我住在一起。”

“谢谢公爵大人。为了便于调查,我想我留在事情发生的现场更合适一些。”

“福尔摩斯先生,那您请便。如果您想向王尔德先生或者是我了解什么情况的话,只管提出。”

福尔摩斯说:“我将来可能到您府中去拜访您,但现在有一个疑问,对于您儿子的神秘失踪,您有没有想到什么别的原因?”

“没有,先生。”

“首先请您原谅我又勾起了您的痛苦回忆,但是同时也是我无法避免的,您认为公爵夫人是否和此事有什么关系?”

可以看出这位大人物迟疑不决。

他终于说:“我想不会。”

“另一个明显的原因是劫持这个孩子以索取赎金,有没有发生

向您勒索的事呢？”

“没有，先生。”

“公爵，还有一个问题。我了解到在事件发生的那天您给他写过信。”

“不是在那天，是前一天。”

“正是如此，可是，他是在那天收到的，是吗？”

“是的。”

“在您的信中有没有什么让他心神不安、导致他出走的话呢？”

“没有，先生，肯定没有。”

“信是不是您亲自寄出的？”

公爵正要答话，王尔德却抢先说：“公爵自己从来不寄信，这封信和其他的信一起摆在书房的桌子上，是由我亲自搁在邮袋里的。”

“您可以肯定在这些信中有这样一封？”

“是的，我看到了。”

“那一天公爵写了多少封信？”

“二十或三十封，我的书信往来一向是大量的。可是这不会与本案有什么相干吧？”

福尔摩斯说：“也不是完全无关。”

公爵接着说：“我已经向警方建议让他们把注意力放在法国南部。我说过，我认为公爵夫人不会让这孩子做出如此荒唐的行为，但这个孩子极其刚愎自用，在那个德国人的唆使和帮助下，他完全有可能到公爵夫人那儿去。贺克斯塔布尔博士，我们该回霍尔得瑞斯府去了。”

我发现福尔摩斯还有一些问题想问，可是这位贵族突然表示结束会见，显而易见他认为和一个陌生人谈论他的私事，是与他浓厚的贵族气质相互抵触的，并且他不想随着一连串问题的提出，使他细心掩盖的个人私事被无情地揭出。

这位贵族和他的秘书走后，我的朋友马上开始紧急的侦查，他

一贯是这样急迫的。

我们认真检查了孩子的房间，可是一无所获，不过我们更加相信，他只能从窗户逃走。德语教师的房间和财物也没有向我们提供更多的线索。他窗前的一个常青藤枝杈因承受不住他的体重而折断了。在灯光下我们看到，油绿的草地上他落下的地方有一个足跟的痕迹。这个足迹证明德语教师在夜晚走掉了。

福尔摩斯独自离开住处，直到11点才回来，他弄到一张这个地区的较大的官方地图。他把地图拿到我的屋子里，在床上铺开，并把灯放在地图正中，然后他一面看着一面抽烟，偶尔用烟味浓烈的烟斗指点着的地方让我注意。

他说：“华生，对于这个案子我很感兴趣，从案情上看，可以肯定的是有些地点是值得注意的。趁着这个案件刚开始，我想让你了解的是，特殊的地形和我们的侦查有密切关系。

“你看地图上这块颜色较深的地方是修道院公学，我插上一根针，这一条是大路，它是东西走向的，经过学校门前。你还可以看到在学校的东西两面一英里内没有小路。如果这两个人是沿着大路走掉的话，那么只有这一条路。”

“正是这样。”

“我们极其幸运，可以大致查明，没有人在出事的那天晚上走过这条路，瞧，我放烟斗的地方从12点到6点有一个乡村警察站岗。可以发现，这是东面的第一个交叉路口，这个警察一直没离开过他的岗位，并且肯定，无论是谁，只要走过这条马路他就一定会看见。今天晚上我和这个警察谈过话，依我看他是一个完全可靠的人。那么东边就不用怀疑了，现在看西边，这儿有一个叫‘红牛’的旅店，女店主生了病。她派人去迈克尔顿请医生，但大夫去别的地方出诊了，所以第二天上午才到。旅店的人一夜都很留心，等待大夫到来，并且一直有个人望着大路。他们说没有人走过。要是他们的话可靠，我们可以认为西面也没有事，由此可见，逃跑的人根本没有走大路。”

我反问道：“那么自行车呢？”

“是的，我们从自行车上继续我们的推论，如果他们没走大路，那无疑是穿过乡村向学校的北面或南面去了。我们衡量一下这两种情况。你看，学校的南面是一大片耕地，分成小片，中间有石头墙。我以为在这样的地方是无法骑自行车的。我们可以不考虑南面了。从北面看，这儿有一片叫‘萧岗’的小树林，再远一点儿有一大片起伏的荒野叫夏吉尔荒原，绵延十英里，地势渐陡。霍尔得瑞斯府位于这片荒野的一边，如果从大路走有十英里，穿过荒野仅六英里，那是一片极其荒凉的平原。有几座农民的小棚子，他们在那儿养牛羊等家畜，还有雌鸠和麻鹑。除此之外，在你走到柴斯特菲尔德大路之前你什么也看不见，另一边有几间农舍、一座旅店和一个教堂。再往远处去，山变陡了，显然我们应该把目标放在北面。”

我再次说：“那自行车呢？”

福尔摩斯不耐烦地说：“一个车技好的人，不一定非在大路上才能骑，再说那时月亮正圆，荒原上有许多小路交错。哦，什么声音？”

随着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进来了贺克斯塔布尔博士。他手里拿着一顶蓝色的板球帽，帽顶上有白色的V形花纹。

他喊道：“重大发现，感谢上帝，至少现在我们知道这位少年从哪儿走的。瞧，这是他的帽子。”

“在哪儿发现的？”

“吉卜赛人的大篷车上，他们在这片荒原宿过营。他们是星期二走的。今天警察追上了他们并逐一检查了他们的车，发现了这顶帽子。”

“他们怎么解释呢？”

“他们支支吾吾的，说是星期二早晨在荒原上拾到了这顶帽子。哼，他们一定知道孩子在哪儿！感谢上帝，现在他们已被关起来了。他们早晚会说出现实的，我们有法律的威力，还有公爵的金钱。”